

「你相信輪迴轉世嗎？」

霍爾希聽到這句話的時候，讀碼器正好按在袋裝麵粉的包裝上，傳出嗶的一聲，在傍晚無人的便利商店中顯得格外清晰。她抬起眼來盯向隔著收銀台站著刷條碼的古森，看上去有些啞口無言。

「你相信那種騙小孩的東西？真搞笑。」

古森立刻不甘示弱地抗議喊道，「怎麼可以說是騙小孩的東西！！說、說不定是真的嘛～」

「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那種東西的存在不是嗎？我活了這麼久從來沒有見過。你的話也差不多吧。」

她的嘴角帶著戲謔似的笑意，就像是在嘲笑著古森的天真般，「啊.....該不會你也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吧？你覺得聖誕老人會送什麼禮物給虛弱無能的吸血鬼呢？」

古森窺探著她的笑臉，沒有被激怒到，反倒撇開目光，像在對著不在場的第三人小聲地說，「如果是霍爾的話，應該相信過的吧？你會這麼說，只是因為沒有見到過，所以感到失望、惱羞成怒吧？」

「.....我還要再買一台打火機。」

看著霍爾希作勢就要打開麵粉袋灑向空中，古森趕緊上前阻止即將到來的粉塵大爆炸，哭喊著：「等、等等～！我錯了～！」

「.....」

霍爾希緩緩鬆開了抓出麵粉袋的手，將它隨手一扔，古森即時接住，將它好好地收進了購物袋中，不讓它再次跑到霍爾希的手中。他宛如經歷了一場浩劫般安撫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。

「真是的，鬧出這種大事的話，隔天我家員工看到會嚇死的！」

她將手臂環在胸口，挑了挑眉，「你什麼時候雇用員工了？」

說到這裡，古森的臉一下子開朗了起來，就像是終於說到他一直很想講的話題一樣，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，「啊，對了對了，我最近雇用了一個孩子，叫做細山出羽，是個很乖巧的孩子哦。」古森一邊說著，一邊抹開從眼中流出的眼淚，憐惜地說，「他真的過得很不容易，讓人忍不住想要照顧他.....所以不要做那種會給他帶來困擾的事情喔。」

「啊，是嗎？」

古森從悲傷的情緒抽離，看著在一旁翻著雜誌敷衍應付的霍爾希，發難地喊道：「你完全沒在聽吧！」

「聽到和我毫無關係的廢話，忍不住就當作耳邊風了。」

「明明是你先問的，怎麼可以不聽我說話，太過分了吧～！」

啪。霍爾希將雜誌蓋上的聲音遮住了古森的話尾。她將雜誌放回了架上，用手指描摹著封面上的風景照。

「——輪迴轉世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要說從來沒有相信過的話，就是騙人的。」

在雜誌的標題上寫著「英國推薦的十大景點！」。這些地方霍爾希肯定都去過，然而，那些地方對她來說都沒有什麼意義。

「但是，不管我去哪裡，都找不到他的蹤跡。他也從來都沒有找過我。」

在她還很年輕的時候，曾經聽過輪迴轉世的說法。

那是她終於勉強接受他的死亡時，心中浮現的念頭。她曾經就像現在的古森一樣，天真地祈禱能夠再和那個人見上一面。

可是，奇蹟沒有發生。

她輾轉待過了許多國家，接觸了許多人，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找得到他。甚至讓她一度產生或許他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的錯覺。

「而且說到底，輪迴轉世後還會留有上輩子的記憶嗎？如果轉世後，他根本不記得我該怎麼辦？」

那都是她曾經思考過無數次的問題。只要在睡夢中想起，就會因此焦慮痛苦得睡不了覺。在倫敦街頭尋找著他的蹤跡時，也會因為這個念頭霎時覺得自己所做的只是沒有意義的事。

「要是我真的遇到了轉世後的他，看到了他和我以外的人幸福地生活著，我一定——會忍不住想要破壞掉他的幸福的。」

因為她的幸福在那天過後就消失無蹤了。

她沒有辦法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感到幸福，平時喜歡的食物吃到嘴裡也會覺得索然無味，平時愛好的休閒娛樂就算做了也會感到興致缺缺，只有製作甜點時，會讓她覺得能夠忘記紛擾自己的所有事情。

所以，她沒辦法接受那個人沒有她也能夠幸福。

對於自己重要的人懷有這樣的念頭，讓她產生了一絲罪惡感。她不禁從口中呵了一聲。

「……我很自私吧？這樣的話，輪迴轉世這種東西，還是沒有比較好。」

她再次將雙腿邁回收銀台前，漫不經心地說著。而面對霍爾希自嘲的刻薄笑容，古森沉著臉，「就算你這麼想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」

「你只是在同情我吧。我最討厭那種東西了。」

古森像波浪鼓一樣用力地搖了搖頭，「才不是同情！我只是……以朋友的立場擔心著你。」

「那也一樣。你擔心我的話，會讓我覺得自己很軟弱。」

古森的這點總讓她感到煩躁。同情是對於弱者所產生的感情。她不能否認現在的自己虛弱得不行，但是要曾經如此強大的她習慣被當作弱小對待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可以的話，她不想被古森同情，然而當年自己和戀人間的事鬧得人盡皆知，導致古森自那之後都會顧及著她的心情跟照顧她。那是出於良善所做的舉動，可是她最不擅長的就是被善意以待。

她人生中唯一接納的純粹善意，是來自她戀人的。那是不應該與惡意扯上關係的人。每次想起來，她都會遭受罪惡感層層累積帶來的折騰。

如果他沒有與自己在一起過，就不會死了。自己居然在瀕死的戀人身邊產生過食慾，真是太令人作嘔了。事到如今，自己還妄想要剝奪他的幸福，到底是想要讓他多麼不幸。罪惡感就像揮之不去的積雪，堆積到無論多麼強烈的陽光都無法完全融化的程度。

他明明是——不應該這樣不幸的人。

「但是，與我的自私無關，我同時也希望著他能夠幸福。很奇怪吧？我居然會擁有這種完全相悖的想法。我既不希望他沒有了我也能幸福，又希望他能夠幸福的生活下去。」

因為她沒有辦法讓他幸福，所以這一定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吧。

「如果他轉生了，我希望他就繼續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和某個我不認識的人，好好地擁有我不會再體會到的幸福。因為我不想讓我自己破壞掉他的幸福。」

她原本以為自己這番矛盾的言論，會讓古森大感疑惑，然而，古森只是露出複雜的神情，緊蹙著眉頭說道。

「……那你自己的幸福呢？」

她看著古森眨了眨眼，就像是他提起了一直被自己遺忘的東西般，讓她忍不住揚起嘴角。

「那種東西，早就沒有了。」

她眯起眼來，像是在責備古森的糊塗般，輕笑著說道，「你不是知道的嗎？」

古森沒有答腔，僅僅只是將嘴抿成一直線。

他一定很想要否定她的想法。霍爾希能夠明白他在想什麼。但是他知道自己沒有那個資格，而且就算說了，她一定也不會改變她的想法。

所以他只是將結帳完的商品全身裝袋後，遞給霍爾希。

「好了，你的商品！感謝惠顧～」

在他滿面笑容之下，她接過了購物袋，打開一看，立刻抬起頭來反應。

「喂，我沒有買那麼多牛奶。」

他指著霍爾希振振有詞地說：「就當作我送你的吧。你已經沒有在好好吸血了吧？至少最低限度的營養要好好補充喔，不然會暈倒的！」

「你是我爸媽嗎？」

「誰讓你跟你爸媽那邊斷絕了關係，所以現在只有我能照顧你了！」

「真是狂妄。」

她隨口一說，將購物袋的提手合在一起，拿在了右手側，似乎沒有要退還的意思，「你這樣一直貼錢送東西，是想要讓便利商店倒掉嗎？不是說你家員工會困擾嗎？」

「這種程度沒關係……」他得意地雙手環胸，「我的店可沒有這麼脆弱喔！」

明明是這麼弱的傢伙，但開的便利商店似乎並沒有他本人那麼弱小。霍爾希只好無奈地嘆了口氣，「唉，隨便你吧。」

回家路上，她低著頭看著塑膠袋中的六瓶牛奶，本來為了用在甜點上，所以本身就買了兩瓶，但古森又多送了她四瓶，已經超過她所需要的用量了。她無奈地在心中盤算著。

「這麼多牛奶……算了，就放在起司蛋糕裡吧。」

在她垂著頭喃喃自語時，正好迎面跑來一個人，與她擦身而過。

「啊……又忘在店裡了。得趕快拿了然後回家才行。」

男人的聲音從後頭傳來，她就連那句話都沒有注意到，將那一切拋諸腦後繼續往前進。

「店長，不好意思，我把東西忘在了店裡，我拿一下就走。」

伴隨著超商的入店音，細山出羽匆忙地跑入店內。站在收銀台前的古森立刻綻開笑靨，歡迎著來人。

「啊～出羽！你是忘記把錢包帶走吧，我放在這裡了！」

出羽往古森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見自己要拿的東西就放在收銀台一角，大概是古森注意到之後放在那裡的。這樣就省下了他自己去找的時間。

「啊，謝謝店長……」他感激地走上前拿走錢包，一邊收進口袋，一邊寒暄般地詢問，「店裡有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什麼啦，現在沒什麼人來。」古森像是不讓他擔心一樣笑了起來，「不過剛剛我的老朋友來了一趟，就稍微和她聊了一下呢。」

「店長的老朋友嗎？」

出羽眨了眨眼，在腦海中想像古森老友的模样，如果是古森的朋友，那或許也是同樣頭髮花白、年過半百的老爺爺吧。想像著老年人舊友間的對話，出羽也不免莞爾，微笑著應道：「真好奇是什麼樣的人……」

然而，古森卻面有難色，那副表情與其說是想起了友人，不如說像是想起了仇人。他語帶保留地說道，「嗯……是出羽最好不要認識的那種人。」

似乎沒有料到古森會這麼說，出羽困惑地偏了偏頭，「嗯……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沒什麼、沒什麼！」

聽到出羽這麼詢問，古森立即揮開剛才凝重的神情，換上平時那副輕鬆的笑容，像在示意他不用在意般，揮了揮手，「不過，那個人只有晚上才會出門，剛好和出羽你工作的時間錯開，所以我想你們是不會遇到啦～」

「是嗎……」

雖然店長的模樣看上去很可疑，但畢竟店長總是對自己很好，應該……是不會害自己的。出羽這麼想著，便沒有特別深入探問下去。

他和古森打了聲招呼後，也拿起錢包迅速踏上回家的歸途。

他看向天空，被燒灼般的橙黃天色也像燃盡一樣，開始逐漸黯淡下來。

「咳……咳咳……」

霍爾希撐著身子將自己拖入家中後，便倚靠在門板上滑坐在地。短暫的暈眩反應很快地就平復下來，從身上滲出的冷汗也已經被風吹乾，大概是因為最近溫差太大，讓她有些著涼了。有時候會在自己沒有預期的時候發生這種症狀，是變得虛弱的後遺症。

她扒拉一旁的塑膠袋，取出古森贈送的牛奶罐，旋開了蓋子。

伴隨著蓋子旋開發出的嘩啞一聲，她忽然想起了在她離開超商前古森所提出的問題。

『——不過，如果你的戀人在輪迴轉世後過得很不幸的話，你怎麼辦？』

或許只是古森隨口一問，但那確實是她從沒思考過的問題。那時的她思忖了片刻，只是平靜地這麼回覆。

『……那樣的話，他也最好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。』

那時的古森挑了挑眉，似乎很訝異她會這麼回答，『跟剛才說的差不多呢。』

她的嘴邊揚起好看的弧度，就像在討論著不可能會發生、但似乎有必要討論一番的事情一樣，漫不經心地笑著說道，『因為如果我知道的話，哪怕要我付出任何代價，我一定會想要用盡我剩餘的一切去讓他幸福。』

但是，她擁有的東西已經所剩不多了。就連曾經引以為傲的力量都在衰竭殆盡，剩下的只有不知道還能撐到多久的餘命。

正因如此，她才不希望知道他過得不幸。

『因為，如果我無法讓他幸福的話，我肯定會——死不瞑目的。』

那是發生在一切開始之前的事。